



春秋集傳大全卷第二十五

襄公一三名午成公妾定嬖之子四歲即位在位

襄曰

周

襄公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立

齊

襄公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

衛

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衛襄公

魯

襄公十四年獻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

卒子襄

公立

蔡魯襄公三十年景
公弒子盧公般立

曹魯襄公十八年成
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詳見成
公元年

陳魯襄公四年成
卒子哀公溺立

祀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伋立襄
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詳見僖
公元年

莒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
二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
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魯襄公二十六年靈
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楚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
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二年共王卒子

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木
為令尹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

康王卒邾敖麋立

秦詳見僖
公元年

吳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
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

昧立一
名餘昧

越詳見隱公元年
及昭公元年

刑簡王十一年景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魯成五年
四年崩元年景二十二年鄭成十三年魯成六年
二十七年桓公十五年平四年春王正月公即

景五年共十九年壽夢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非宋地也追書也於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

非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諸瓠立齊人不

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柰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討魚石。魚石之罪柰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与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与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封魚石故曰非宋地。然則

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也。聖人修春秋不与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

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

石之不臣。楚子之與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楚已

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

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

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也。魚石宋叛臣也。

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孔子還繫之於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胡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強者不得獨兼弱。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爲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出子蒯聵若曰是乃出子也。輒安得爲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戚不与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与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褒之也。十一年成鄭虎牢駐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成鄭虎牢賤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楚立以不書衛爲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鄆作屈鄆作合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自鄆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

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圍以震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鄆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安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眾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留鄭子然侵宋取犬立汪氏曰楚實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傳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加兵故書曰侵

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

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

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

以為禮。此何禮乎。傳善之。王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

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甯晉不發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則發。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

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易月。十一月。小祥。二十

五日。大祥。二。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

之禮。豈不惜哉。

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特習流俗。不復知有

京師矣。使春秋不依二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

擇焉。周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

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

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尊

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

亦不奔。天王之喪。則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朝。大國

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禮。禮也。三國之朝聘。胡氏

氏說。蓋如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幾但蟲牢明

書。已酉。已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

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賤文。恐

可取。

庚 靈王二年 成十四卒 曹成七 陳成二十 公 桓六十

六宋平五秦景六
共二十。吳壽夢十五。春王正月葬簡王。周氏曰五鄭

師伐宋。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

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

衆耳。義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疾

也。為靈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

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季孫於是為不替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六月庚

辰鄭伯論卒。論古困反。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有于

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

公背中國故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傳於是子

侯不其葬也。

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宮

命未改。殺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晉宋稱師。將卑師。鄭也。甯殖書名。將尊師也。

而後為。其伐喪也。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

其喪。非禮也。張氏曰。士句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

茲伐喪之罪。不待賤而見矣。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

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列然也。若人伐已

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春秋豈為是善之哉。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

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鄙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

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

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陽以偏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

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出氏曰齊蓋也三月而葬速○傳

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叔孫豹如宋傳

穆叔聘于宋○冬仲孫蔑會魯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傳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

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

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擊乎鄭為中

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傳

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

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

有也張氏曰故東魏之邑鄭滅魏為制邑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

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傳河東上黨

天為黨有太行魏之安邑通鑑烈王七年韓趙

行羊頭山魏之安邑魏本都安邑

乃堯舜舊都燕之榆關夫守之可以當百

即鳴條之野燕之榆關夫守之可以當百

之西陵不守則荆州非吳有也西陵即夷陵蜀之

漢樂音洛城於成固漢口晉吳皆以為重鎮控引秦

梁路通荆雍成固即漢中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

隋書以謂成都之喉而不可以棄焉者也鄭之虎牢三國之

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

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

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字之所以語勝

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

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者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曰楚立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拒城之尔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曰虎牢雖屬於鄭險則闕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當受之天子曷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華即衰以天子之侯度出為夷屬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歸之於中國所以正夷夏内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

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与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
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与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与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後於楚楚非虎牢之險以王室懿親畿内大國又弱而從楚楚非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与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
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子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
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曰盧陵李氏曰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為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係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係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戌而係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為鄭備楚為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戌則不過為扼鄭討而无備楚之實

矣然後重賤之亦春秋之忠怨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毅說迂不可從張氏不係鄭之說蓋用陸淳說然其曰以伯庄而討不服之國此非鄭之所謂可私有此似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備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王夫畏其偏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

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辛靈王二年晉悼三齊靈十一衛獻七蔡景二十一

共二十一年宋平六秦景七楚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受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巴子重歸既飲至二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外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

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據此共王之所不振也陳氏曰於是楚伐吳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

吳何春秋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過門于巢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

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

大夫之伐吳也始於此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

可接以成人之禮也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君辱稽首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

天子之禮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

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夫者春秋諸賢之同

國都也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

之敬也宋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

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視伯也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魯慶父公如晉左傳始朝也

出而与之盟也。襄公至自晉。如晉五。始於此年。襄公至自晉。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不立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

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祁

其離不為。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

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

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子。邾子。齊世

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晉為鄭服。故自欲修吳。好

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

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雞

為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

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而

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楚強諸侯皆與之

而修盟。故書同盟。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

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

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泚。于翟泉。會

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世。晉悼公出來

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

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博信明義。而後可以表

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傳》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示同盟于雞澤，所以識其脩王宮於諸侯俾下同於軌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存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傳》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子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率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丘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卅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文以見繫上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

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侯盟于其地，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及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棟救陳七年，鄭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鄭雖不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展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侯使和，糾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禁，二十有八年，晉侵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後時，故書如會。

盟盟，謂侯在也。大夫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及以盟，謂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之，不可，與之，則澤之諸侯

先正矣夫夫執國權曰表僑異之也
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者所以盟表僑也
氏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
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也
因上地係曰諸侯既盟而表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
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
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大夫受君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者諸侯皆在
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
奪於其臣不亦宜乎
楚速不其其浸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表
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表
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飲血要
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
之政肯夷即華此諸侯之效寡君之願也雖微盟約天
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貽糾繆王慝厚禮遣之使往
報焉足矣奚必及及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表僑盟
罪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表僑晉侯不致表僑諸侯
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在始悼公為之也諸侯
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

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用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
而不叛表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表
僑之盟不足固陳而諸侯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
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
惟諸侯之大夫故徐盟表僑宋稱及外主盟會皆稱會
有汲汲之意也晉悼公以濟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表僑
陳鄭而上盟羊頃公以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
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
者故晉伯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
齊而表僑申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
盟喜服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
此書諸侯而彼不係諸侯者揚士劔曰此雖對君私盟
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又曰
于宋再書地而表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
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表僑不書地者書爰姜以見
其進盟之逼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
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徵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成
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
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附錄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祭也揚于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終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方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教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鈔，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富爲侯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晉杜武曰：公諭之。○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平七年，秦景公八年，共二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卒拒六十八。
十二年，秦壽慶十七，共二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卒拒六十八。

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子帥殷之叛，國以事對，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不暇於楚，以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暇在大，猶有存而況乎。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

之皇考也。禮記：祭統。朝。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

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

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臨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

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

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

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

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
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
名則諱二名則偏諱禮記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
改註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
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微諱作足登嫌
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翊諱丙丁之丙憲宗
名純諱淳朴之淳一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
諱民愚者違禮以為孝誦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
為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
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
必論為忠非
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禮記曰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
享之金奏肆夏之二不拜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二二拜韓獻子使行八子負問之
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禮記曰天子嘉四射若所
以勞使臣也取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臣問之訪問於善為容親為詢咨禮為夢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玉善敢不重拜禮記曰且為鄂世子
故魯慶季氏曰襄公之編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不殯于厝无觀不
奠也君長誨受其外初季孫為己薨六擯於蒲圃東門
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鄉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禮記曰
成公妾義公母妣祀姓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
之 ○葬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在此耳 ○葬陳成
公於夏矣禮記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在此耳 ○葬陳成
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禮記曰定姒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而
葬東門外曰死纒二十三日尔襄公許氏曰傳載季文
子之不葬夫以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
之觀此葬速禮略也高氏曰信宣襄昭四妾母群
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

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莫視其君而畢其母焉。豈
矣。晉道之衰也。士氏曰。此葬定於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
年書葬定。歟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冬公如晉。鄭
涉出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鄭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亦於仇讎。而願固事君。无失官命。鄭无
財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救邑。敝邑。稱小。闕而為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
晉。朝。田。○襄公之立。至是。統七歲。尔幼弱。○陳人圍
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頃。傳。楚。人。使。頃。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頃。高。氏。曰。
頃。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頃于頃。陳侯畏楚。而不
敢討。頃子持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頃為楚間。
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頃。著。晉。具。而。楚。訛。也。

盧。陵。李。氏。曰。陳。圍。頃。以。甚。楚。人。之。忿。也。鄭。獲。公。子。燮。以
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
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頃。今。陳。復。圍。
頃。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豹之皮。以請和。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狄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
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流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鬍。
左。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震羿于田。國之詐。愚。以取其
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俊。將歸自田。國。衆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棄奔有鬲。氏。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罵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麴澆于過。麴豷于戈。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
后。紂。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
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真。人。之。箴。曰。芒。芒。
禹。亦。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斂。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厭。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
人。成。功。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從。尊。民。狎。其。野。播
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

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
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
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國人
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
朱儒朱儒使
我敗於邾

癸靈王五年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
四年僖二曹成十陳哀公弱元年邾桓六十九
宋平八秦景九蔡共
二十二年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於廣也且公幼而頻
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
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晉人執
之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高氏曰鄭自

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
也 **左傳**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
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 **叔孫豹**卽卅子巫如晉
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 **叔孫豹**卽卅子巫如晉
穆叔觀卽卅子于晉以成屬鄭書曰叔孫豹卽卅子巫
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爲長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易爲率而與之俱
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始乎晉也莒將滅之則
易爲相與往始乎晉也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
女有爲卽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左傳**曰外不書如而
言如爲我事往也 **杜氏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
及比之魯大夫 **何氏曰**巫者卽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
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爲卽後夫人而無子
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卽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始卽訟也齊人語 **列氏曰**卽不勝莒魯之
患求爲附庸以自定卽屬於魯爲附庸故相與往見於
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 **左傳**曰不能守其國以甲其宗廟卽失
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
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卽卅子巫
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誼之 **左傳**曰卽列國也使其卅子
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左傳**曰不書及內之也
卽有因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卽也皆不書及內之也
左傳曰凡外相如不書善者必有謂也叔孫率卽太子
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卽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
比諸魯大夫而觀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
譏之 **高氏曰**明年莒人滅卽則晉失霸主之道
而魯大夫之往爲无益矣 **左傳**曰諸侯之出子未誓以
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強

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夫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鄭
國微弱而其出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借鄆也子巫
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
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猶
之可也旅見于吳其甚矣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
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
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
鄆下正用其義必有所見也○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
于善道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
侯使壽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
善道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
善道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
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
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
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我之期而德其自來足
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
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
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廬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
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左傳早也周氏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天傳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善曰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天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共
王敗於鄆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二卿
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
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
弼薦方歸罪子辛而殺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
戚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
戚傳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
也吳鄆人云則不辭○吳來會非為主
也鄆大夫曰鄆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鄆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
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
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不復殊

吳者吳來會于戚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

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

義明矣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為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

王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

仇也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浦之役將於會吳

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鄭人之上於

是至相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為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郟矣廬陵李氏曰晉悼公謂胡沈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

戚棟救陳二也七年會鄆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祖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也不數救陳與成鄭也蓋自四年至今八年七台諸侯言我也

公至自會○冬成陳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陳背單即夷二十餘年為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為夷狄所伐既不能擊斯池築斯城與民効

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成其為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成非獨魯成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

各還國而遣成與傷二年城楚立同義

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成故獨書魯成

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成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成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桓公六年成齊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

陳氏曰成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肖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相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成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

而不卒伐遂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至於失陳也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有言子邾子滕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亦

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无住乎有陳非吾事也五

之而後可也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

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成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

之義事也家氏曰成者成之於无事之時救者救之於

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之及楚師之來以成

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善成書救以善晉也盧陵李

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

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

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十有一月公至自救

陳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陳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充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馬无藏金玉无重器備君子是以

無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桓二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

子雖專而猶思懷僭亂未落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

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公職於襄昭於定哀

甲五年六年僖四年成十一年陳哀二年桓七年平

九案景十共二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春

卒始赴以各同盟故也桓公自僖二十七年夏

宋華弱來奔宋華弱與蔡繫心相押長相優又相

子囊子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我於朝宋華弱來奔司

日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亦

子囊子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我於朝宋華弱來奔亦

初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

以罪弱也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秋滕成公

莒人滅鄆莒人滅鄆莒人滅鄆莒人滅鄆莒人滅鄆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之道也禮記曰言是緒甥立以為後非公羊亦云言

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滅者以

南齊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

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

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

而本實一此性之所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

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

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

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散非祀而民不祀非

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

益祭祀如鄆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或曰鄆

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

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

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

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

呂不韋獻

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

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

於太子不韋見而請之曰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君知有

身子楚王是為莊襄王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

王政即秦始皇帝也

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

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

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幹諫曰禮

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諷謚

博十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

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

請謚荒家氏曰同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

滅夫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鄆事者在在晉悼主

人特於此垂訓焉有以為莒實滅鄆則是時晉悼主

豈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何氏曰五年

以部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部聽命于會即明不私
屬魯今部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
位如不往
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萊齊地也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墮之環
城傳於樂及把桓公卒之月乙未王秋帥師及正與子
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
正與子王秋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
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城之遷萊于郟高厚崔杼
定其田公孫傳易為不言萊君法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同姓則名故衛文公滅邢經稱各以貶之今齊靈公滅
萊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高氏曰齊圖
萊又空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張氏曰子產嘗
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
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嚴諸侯之相滅也
靈王七年晉悼七年齊靈十六年
六年齊靈十六年
七年齊靈十六年
八年齊靈十六年
九年齊靈十六年
十年齊靈十六年
十一年齊靈十六年
十二年齊靈十六年
十三年齊靈十六年
十四年齊靈十六年
十五年齊靈十六年
十六年齊靈十六年
十七年齊靈十六年
十八年齊靈十六年
十九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一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二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三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四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五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六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七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八年齊靈十六年
二十九年齊靈十六年
三十年齊靈十六年
三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三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四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五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六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七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八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一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二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三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四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五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六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七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八歲齊靈十六年
九十九歲齊靈十六年
一百歲齊靈十六年

冬叔孫豹如邾邾魯之邑也
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也
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李孫宿如晉晉人
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張氏曰晉既出卿而大
夫無復二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莒而
晉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趙氏曰左傳晉人

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祭天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王氏曰公穀梁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違違故書以譏非 ○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隊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

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車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帥隨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獲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左傳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成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信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

不祖叔孫。叔孫，魯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

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者，邦交。○八月螽。故書。高。為災。

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莊公以前，頗猶書之。莊公以後，頗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卒重以見輕爾。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為聽之。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傳衛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

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太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

仇之。○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左傳圍陳。書大夫甚矣。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左傳或作鄆。于軌反。鄆，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遠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善會于鄆。善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猾夏之強。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鄭伯髡頑如會。左傳髡，苦門反。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左傳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為大夫也。

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駒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駒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

甚矣。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左傳或作鄆。于軌反。鄆，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遠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善會于鄆。善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猾夏之強。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鄭伯髡頑如會。左傳髡，苦門反。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左傳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為大夫也。

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諱曰中國不兄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見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穀梁傳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反

疾赴也

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

疾赴也

中國諱也

則曰以瘡

魚略反

疾赴也公羊則曰為

于偽反

中國諱也

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

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

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

張氏曰

從其偽赴而隱之是

地而非彰善

瘡惡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

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

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

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

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

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

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

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

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

也。諸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家氏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以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授矣。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列氏曰：諸侯於其封內猶大夫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鄭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為變文以起其見。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

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齊陽生書云：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張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為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為善，雖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出立教，廣為善之門也。五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度虎賁寅謂楚人曰：吾便公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權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

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

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安中國故陳侯內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後夷狄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范氏曰鄭伯欲從中國而濯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書逃以抑之

盧陵李氏曰陳自此時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魏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

王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示齊晉也

八年晉悼公 靈王 簡公 嘉元年 曹成 哀四 昭二十

宋平十一 秦景十二 楚共 春王正月 公如晉 如晉朝

聽朝聘之數左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殯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左氏曰昭二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與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諸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

立之會以命朝聘之數其數蓋亦同文襄也

葬鄭僖公書葬公 中國諱也

鄭僖公之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子孫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作焜後同 左傳 庚寅鄭子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蔡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傳 此侵也其

孫惡出 奔衛

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杜氏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有辭。主少與師。動而無謀。以主國患。故敗之。稱人。王氏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立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輒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河內平阜縣也。張氏曰。邢自邢立。遷襄國。又遷夷儀。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俊而

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

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

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

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

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

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

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立之

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左傳曰。邢

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

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

矣。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以內。魯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

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此魯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從霸耳。程泉之盟。晉雖強。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虛打同盟。首以仲孫。齊崔杼。扞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而會

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俾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所以人宿也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華伯者苟且之政也○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公至自晉

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鄙田高氏曰鄙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魯以正之鄙遂屬於莒矣○莒人滅郕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鄙田之師也襄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郕伐魯以奸齊盟而○秋九月大雩○伯討不及問晉方患秦楚故也○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弊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正民焉冠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不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驪也受其咎乃及楚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驪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婦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違啓處以相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心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嚮。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

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勸左氏

所載則子駒之弑。僖公志在事楚矣。年荆楚猾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敗詞者。豈與其憑陵中國哉。所謂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

季武子曰誰敢戰。今讐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神。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之孫。載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王曰。晉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一年。士匄荀荅士勤。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

靈王九年。晉悼公。靈十八。魯哀五。宋平十。八年。景十二。共二。春宋災。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

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耜。具緹缶。備水器。量
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
正徒。令隊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命。校
向。成。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屯。刑。器。亦。如。之。使。皇。命。校
正。出。馬。立。正。出。車。備。甲。兵。屯。武。守。使。西。鉏。吾。龍。府。守。令
司。宮。巷。伯。敬。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鷄。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
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
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曰。何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
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
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
志。何。也。故。宋。也。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二。書
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
齊。大。災。又。豈。故。齊。乎。盧。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者。之
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
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
救。災。之。政。織。悉。備。具。又。載。晉。侯。○。夏。季。孫。宿。知。晉。季。武

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五月辛酉夫

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也。○五月辛酉夫

人姜氏薨。史曰。是謂民之隨。三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是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自。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凶。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附錄。左傳。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

知。遷。業。漳。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范。句。少。於。中。行
之。使。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
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
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拔。楚
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作穆姜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為之謚周

文姜之○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戲許宜反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

人將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柰壓黑士

紀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猴糧婦老幼居疾于虎牢肆

以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羊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

駢國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夫國不加德

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禮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

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即大神要言豈

若可改也夫國亦可叛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德

而要人必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德

息師而來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

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月閏月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

不能據鄭也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矣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

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

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
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魚廢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
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
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
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田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
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
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亳城之亦鄭受盟也會于蕭
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田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

悼之時在於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
及次之伐之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
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
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逼齊合兵圍
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頹懼服矣
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
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
而德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鬻公敗之
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
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
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復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穀
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
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
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
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既有以剋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
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
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
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
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耻不能據鄭者
是也亦猶會鄢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
合諸侯獨於于鄢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廬陵李
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國中之

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每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附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曰楚子駟曰

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我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入卒王未定鄭而歸注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錄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爭能與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癸

九年

十年

晉悼公

簡三

成十五

東

哀六

十四

景二

十九

平十

三十八

景十四

壽夢二十

三

春公會

晉侯

宋公

衛侯

曹伯

莒子

齊世子

光

會吳子

祖

子

齊

世子

光

會

吳子

祖

子

齊

世子

光

會

子

光

以

先

會

諸

侯

將

社

稷

是

南

而

皆

不

敬

棄

社

稷

也

其

將

不

免

乎

夏

四月

戊

午

會

于

祖

穀

也

會

又

會

外

之

也

吳

子

在

祖

晉

以

諸

侯

往

會

之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祖

也

故

曰

會

吳

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一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音
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彼力反國作魯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
成焉荀登曰成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
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投偃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門發邾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樽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
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謀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後上者三主人辭焉
乃退帶其斷以拘於軍三日諸侯之歸久於偃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登曰水潦將降惟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
投之以初出於其間曰父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
以不女違父既勤君而民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
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
也何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上
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
自會也以與向成向成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偃陽光故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
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登拜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幣樂實樂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享享

而還及著雅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登
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
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姓也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氏曰偃陽姓國高氏曰偃
陽楚與國也襄陵所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新率諸
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剽利無復伯
詞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曰而志之也黃氏曰以
偃陽子歸不書有偃陽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公合十
三國之衆而遂滅偃陽於偃陽子何譏焉注氏曰偃陽
國及地也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
會吳于相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吳既會相必以兵同
滅偃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相之後繼事以滅偃陽而吳
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夷狄之上滅弱小之國也
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鄆迂陽晉文之
霸魏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偃陽皆功不揜過此孟
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盧蔭李氏曰穀梁
曰遂且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繼
事之辭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滅偃陽取以中國之君
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
亦以為惡諸侯開道強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至自會

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不致惡事，不致惡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

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此致前事者

二事偶幸，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楚公子貞鄭

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晉師伐秦。○晉師伐秦。

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此致前事者

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

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足雖圍滅亦並殺帥師

矣。○晉師伐秦。○晉師伐秦。○晉師伐秦。○晉師伐秦。

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晉師伐秦。○晉師伐秦。

其侵也。周代曰：晉方帥諸侯會吳，咸偏陽，又越千里而

伐秦，可謂聖用其民矣。為晉討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

成於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

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晉師伐秦。○晉師伐秦。

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

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也。樂

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違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

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

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比鄆。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

乎。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師伐秦。

齊侯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不

敗，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晉師伐秦。

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載會。祖皆序小。郭子
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郭。之。上。而。傳。稱。光。先。至。
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言。郭。之。上。傳。亦。云。齊。大。子。光。宋。
向。成。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
之。出。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
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
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
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郭。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
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
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晉。謂。言。郭。薛。杞。國。
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察。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
之。伯。言。郭。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
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公孫輒

駮公孫輒作發音盜

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
子駮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駮為田洫
司氏屠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駮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馬侯晉諸
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駮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比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
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盜盜入於此
羣司開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車十七乘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駮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
衆盡死侯晉奔晉堵敖司氏尉止子師僕宋子孔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
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
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
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
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殺盜傳稱盜以殺
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殺盜傳稱盜以殺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駮當國君事也

駮為司馬輒為司

空駮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
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

君之陪貳也貳副也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

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

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言而卻萊夷之

哀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

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龐相如從趙王會

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

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

失職者之鑒也田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三鄉之禍其近是乎

曰盜賊者也

以我者而一

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

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

田氏曰鄭之從楚以

從晉矣駢以官命未及楚子襄代鄭子展欲堅守以待

從中國而駢以官命未及楚子襄代鄭子展欲堅守以待

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外故駢者從夷之人豈君之

賊也而發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

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

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

之罪豈可以失職敵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

衛繫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

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

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

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其

之說張

氏得之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

士勤魏絳戌之書曰戊鄭虎牢

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楚師不戢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

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巴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浪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我欲伐鄭師有釜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遷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遷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
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事成之諸侯成之曷為
不言諸侯成之唯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
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
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成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

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

利辛苦墊隘田氏曰酒委頓也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

者責其不能有也田氏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於鄭曷為罪諸侯矣

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

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

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

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

侯也田氏曰罪諸侯者責霸王之寡謀前年成陳不

羅敵中國恃力逼小豈霸王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

鄭以罪之田氏曰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成之春秋

書成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

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牢著

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

是故成陳雖善而後書陳侯也歸則成陳為无功矣

成虎牢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罪

矣故陳氏謂凡成不書惟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書之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
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
也哉田氏曰諸侯伐鄭而成虎牢聖人於其伐也
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
成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致諸侯也田氏曰楚
委救鄭矣宣元年篤賈二年闞撿成九年子重十六

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晉夏之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其著裔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感於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於楚是以計近功而虧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盧陵曰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成之義又曰陳氏曰不係之鄭者為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為衛鹿之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鄭部係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善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公至自伐鄭

襄陵詩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附錄

注怒而出奔及河上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

遂與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弊旌之盟三出也無失職若單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日王何損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龍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單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而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卒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己繫王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簡四傳成十六歲哀七

春王正月作三軍

武子將作

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公諸諸五父之權正月依二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五
征木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尺
為臣不然不舍公室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
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季氏
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子分國之民眾又各自壞
其車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車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
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
驅使入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
公而取其已叔孫氏取子弟以四其父兄歸公不如是
則三家不各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
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
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
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
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
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

以為大國之賦也左氏曰大國又曰公徒三萬說者

以為大國之軍也左氏曰大國三軍二萬七千五百
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人為車千乘
率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二軍為車二百七十五
乘二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故知三軍魯
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二萬故知三軍魯

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
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
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

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
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
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無公室也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疆直欲盡
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

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
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滅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臣
軍舊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
故分軍征各入已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東大路豈獨
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
注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
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
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立一軍故
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
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不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
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
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於帷牆之中不知
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曰魯自是也魯
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不先儒為舍中軍所
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王氏曰魯誓稱魯
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
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
名而專其權也孔氏正義謂魯公復古制作三軍至
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一軍至此復
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

魯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三季仲氏叔
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文軍廢廢闕
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制
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己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
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
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加
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
而亦書作季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
臣不能具三羈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
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
國家者之所宜鑒也○書作三軍志三軍以
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
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成費於前書作
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禮記曰公
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魯梁又
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
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盧陵李氏曰

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以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四鄰並叛則魯未必正二軍也當從胡氏魯舍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特也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田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魯不當郊郊不從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田氏曰魯不當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復免牲矣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吾也子展曰吾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吾晉大夫

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楚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齊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公會晉侯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田氏曰欲以致諸侯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田氏曰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交于瑣圍鄭觀其北鄙六月諸侯于齊隊田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所易晉者蓋始於此矣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浦洛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亳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无成能无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母蘊年母雅利母保姦母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同慎同盟名山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傷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杜氏曰亳城鄭地田氏曰復師也故湯都盧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

地田氏曰復師也故湯都盧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

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禘一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立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季觀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為觀禮之同盟。姑存于此。又曰。啖子以載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公至自伐鄭。復伐鄭也。傳曰。傳例曰。已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傳曰。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盧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柯陵為公不周乎伐鄭。故以會為大。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伐為大。此說亦強通。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為楚強。柯陵楚獨不強乎。蓋厲公三代。然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續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

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以安。楚子鄭伯伐宋。乞於秦。秦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楚子鄭伯伐宋。乞於秦。秦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同盟。鄭與盟可知。尋復。扶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反。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

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明。蓋。用公孫舍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叔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駘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獨廣車，厚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鐘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安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鄭與會，爾。程氏曰：蕭魚，鄭地也。蓋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

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例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程氏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不書鄭會，謂其不可於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信也。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斥侯，侯望也。以望降燧。禁侵掠，遣叔駘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何氏曰：昭四年會申鄭始

從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莊氏曰齊桓霸業至葵立而楚盛桓公束牲載音而不較血
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公而鄭自此不復叛
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大強從不自悼公能謀於魏終以
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
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瑩之謀未嘗
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
晉善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則氏曰春秋嘉
善終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者於諸侯非
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
非一日之積過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
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
信已在於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
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
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
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
王室而遠人服矣永嘉曰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

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承完之來有以服
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龍其氣然以荆楚
方強子囊為政而導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
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无故哉則子
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襄八年後
晉楚爭鄭二年之間晉四與鄭伐鄭楚輒救之然楚
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
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
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
陵伐鄭會蕭魚
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也鄭氏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
也鄭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也鄭氏曰春秋以變文為
褒貶變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
則以不致伐為美也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
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楚人
執鄭行人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狐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故不
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

挈國之辭也（昭）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昭）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襄）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襄）書楚執良宵見楚之力於於是矣（昭）鄭使良宵告楚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宵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昭）悼公之四伐鄭于或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一或伐或救或執鄭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禦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昭）秦庶長炮無長武帥師伐晉以而弗設備王午武濟自輔氏與鄭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昭）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昭）晉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昭）靈王十一年（昭）十有二年（昭）景二十一年（昭）靈二十一年（昭）簡五（昭）成十七（昭）六（昭）哀八（昭）孝六（昭）平十五（昭）景十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昭）台（昭）作帥下同（昭）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不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

邑之辭也（昭）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昭）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聞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然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昭）台琅邪費縣南有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公作運（昭）季武子救台（昭）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昭）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卻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昭）鄆莒邑也（昭）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是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昭）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遣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將軍制之外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

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昭公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

立旬以爲己之私，有今而教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

廣其心，非爲國也。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

大夫遂事有二：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

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季孫宿，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雖有

害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雖有利而

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

也。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邦，豈

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可見矣。

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

也。一事也。取一事也。二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

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

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前年伐鄭，師。前年伐鄭，師。

悼服鄭，抑楚而。秋九月，吳子乘卒。

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內。宗

於祖廟，同族於祫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

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宣十八年，錄楚子

旅卒者，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

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而赴告也。冬，楚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靈王十有三年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一
晉簡六
晉成十八
齊宣十七

哀九
共三十
卒
景十六
景十七
春公至自晉
秋子書

勞于磨禮也
不致之
左氏告至例桓二年傳曰告

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

一說也
夏取邾師救邾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

不繫乎邾婁詳取也
社氏曰邾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邾

亭
魏其辟也
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

魯取邾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劉氏曰左氏云凡書

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辨易何足記乎
左氏曰公

羊以邾為邾邑然不善
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附錄左傳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絳上以治兵使士
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嘗於知伯是以沈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栾黶將中軍士句

起願上軍趙武若其聽之使趙武將中軍士句
大和諸侯遂廢君以從於下軍禮也

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

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

德國家之廢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
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
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

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寃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祔
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其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蛮夷奄征南海以

共乎請諡之其大夫從之
附錄左傳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子庚之戰于庸浦大敗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午詩曰不弔昊天亂

冬城防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考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設防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郭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李氏曰莊二十九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未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欵

附錄左傳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增脩德而收卜今楚實不難行人何罪止詳一御以除其禍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慢自而發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作牽引也猶愈乎楚人歸之

靈王十有四年
景二十三年
鄭簡七
成十九
襄二十八年
康王昭元年
景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

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吳人執莒公子務麥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我子駒支范宣子親執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恤之田與文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執文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遂我諸戎惠公蠶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昔文公與秦伐邽秦人竊與邽盟而舍成焉於是乎
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我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
穀志也豈敢離湯今官之師旅無不與華同贊幣不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亦無晉焉賦青蠶而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也於是子叔齊子爲
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懼梯也於是子叔齊子爲
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在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情慢不攝故賤你人蓋欲以督率諸侯成伯業也向
鄭地吳來在向諸
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

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爲介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
也晉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以卿爲
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

志大夫爲卿上介家曰內大夫未有一卿俱會者
公始二卿列會自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
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
夫會焉自是歷昭定不魯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
彼取此春秋何善焉
介子服回在姑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
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
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情也則不親
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言
公荀偃祭驪一爭而大還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
志晉侯之怠也則詢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
淵晉趙武宋向成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
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

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
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左氏曰左氏以此會為
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
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
其實高氏謀伐

附錄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馳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鄭子驪見衛北宮懿子白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
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

人毒汪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子師帥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于榭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蓋井夷

寵唯余馬首是瞻衆驚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

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

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置秦禽乃命

大還晉人謂之延也吾有一位於戎路敢不與乎與士

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一位於戎路敢不與乎與士

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變驪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

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

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

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
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
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氏先亡對曰其欒氏
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欒氏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而欒氏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人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晉曰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
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曰氏曰晉秦七
十年之兵弟鬻兆於圍鄭怨結於敗穀禍於三戰大
卒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以
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二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

厭境而師出无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廖有晉侯
恃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掉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
恣也○禮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
如之○禮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
不為其小幹幸情怠生文○禮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
禪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博皆無成說以
為未命大夫又下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已
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立氏
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行
○禮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
周○禮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
孫前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怒孫文子如戚
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海之琴師曹鞭之公怒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
之遂誦之而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
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夫懼社稷
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郟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野人執之初尹公佗季射於使公差季射
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逐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殺公嚙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
竟公使祝宗告曰自告无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有冢如以為師保而殺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
暴使使余二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手
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
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
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弔以刑
使大板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弔以刑
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
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號厚孫婦復命語臧武仲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轉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
矣余孤糧歸而幸穀從而逃歸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相之也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甯殖
與之言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甯殖
也亡之言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甯殖
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仲尼作春秋皆刪擷大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起告者皆謬妄矣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无乃掩姦乎曰治道以矣不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善之積莫非已招也

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諸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逐君之惡未有若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礼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衎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則已立矣而衎不名何耶剽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或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長武稱子而剽稱侯衎子者讓之意也衎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春秋自林父出

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且書不
創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盧陵李氏曰此年
衛侯奔剽立二十年審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
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
審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而復國二十七年
殺喜子鮮奔晉又曰凡人君奔例書各罪其失地言
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與邾益是也
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
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鱣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各皆書
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王氏曰王氏箋義
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只
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
例蓋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忽
默年列論故衍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
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
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付錄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尋喪亦幼
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師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
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貴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
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
政史官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四伐我矣是无晉也魯氏曰莒自滅鄆之後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伐

蓋有吳不出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
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
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十旬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閱音悅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 莊氏曰 定立剽戚衛地 襄陵許氏曰 衛人立剽

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

定剽也 薛氏曰 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周武

曰 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張氏曰 前書衛侯之奔

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

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假

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家氏曰 晉悼用師于鄭衛行無

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

誅孫寤以伸伯討乃盟主賊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

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陳

氏曰 襄昭之賦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

矣 會七國 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

賊此晉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於政事惑於其臣而

不之省也 季孫會適歷 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

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

霸業盡喪矣苟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

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

附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

也 詩曰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 靈王十有五年 晉悼公十五年 齊靈二十四

八年 陳哀十一年 齊景三十四

十八 秦景十九 齊康二 吳諸樊三 齊平

春宋公使向戌來

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盟 見孟獻子 尤其室曰子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

之重勞且不敢聞 報二年 豹之聘尋十一年

之盟 諸侯有聘無盟 聘孔也盟

崇向戌故公弱其矣 諸侯有聘無盟 聘孔也盟

張氏詩氏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

也 詩曰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 靈王十有五年 晉悼公十五年 齊靈二十四

八年 陳哀十一年 齊景三十四

十八 秦景十九 齊康二 吳諸樊三 齊平

春宋公使向戌來

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盟 見孟獻子 尤其室曰子

非禮也。不繫國者，向成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仇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况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考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檮。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劉夏逆王后于齊。官師從單靖公非禮也。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梁傳過我，故志之也。杜氏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杜氏官師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杜氏天子不親迎，上卿逆而公監之。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唯一。非禮則書也。杜氏王后天下母，上儀天子，猶乾之有坤，不可重。數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媿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若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

附錄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蔣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其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觚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師慧。二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貴諸下，鄭人盪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頁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

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

靖不謹成郭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无感乎三家之專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立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郭莒交侵齊亦婁伐魯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

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蘆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鞍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二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

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季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於是乎城成郭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網繆繆繆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曾氏曰此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

可墜也郭蓋外城也國法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其

之也况此二鄉以師城之其議可知矣田氏曰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張氏曰悼公卒政

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及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莒於晉以與齊

黨於莒故來伐齊則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強政在臣則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

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代伐其國不競其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衰而後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遂不臣者七人即位之

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

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

固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

綱繆繆繆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曾氏曰此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

可墜也郭蓋外城也國法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其

之也况此二鄉以師城之其議可知矣田氏曰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張氏曰悼公卒政

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及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莒於晉以與齊

黨於莒故來伐齊則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強政在臣則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

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代伐其國不競其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快之舉。其亦猶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城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不盟無外。盟乞盟之煩。使晉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表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非。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戎陳之役。以而縱於大夫。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無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強。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拒。桓文矣。

哀王 十有六年 晉平公 元年 齊靈公 十五年 魯成公 二十五年 陳哀王 十一年 鄭康王 二十二年 宋景公 二十五年 衛侯 入夷儀 南至

哀王 十有六年 晉平公 元年 齊靈公 十五年 魯成公 二十五年 陳哀王 十一年 鄭康王 二十二年 宋景公 二十五年 衛侯 入夷儀 南至

王人或以示玉人。以玉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猶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月。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哀王 十有六年 晉平公 元年 齊靈公 十五年 魯成公 二十五年 陳哀王 十一年 鄭康王 二十二年 宋景公 二十五年 衛侯 入夷儀 南至

哀王 十有六年 晉平公 元年 齊靈公 十五年 魯成公 二十五年 陳哀王 十一年 鄭康王 二十二年 宋景公 二十五年 衛侯 入夷儀 南至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閭反。平公即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立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丞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溫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南至。

二君皆稱衛侯莊氏曰高厚逃戊寅大夫盟與諸侯宴
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句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夫盟曰同討不庭公孫蠆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漏刺天下之大夫也
為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諸侯之會諸
侯夫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
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諸大夫大夫本欲盟
高厚厚逃歸故遂自其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
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卒
以包之曰不重出
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
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

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
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
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
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會向謀
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而使
定篡立之君皆閉於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
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大夫常行
君遂失權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
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
之明也君若贅旒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而大
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
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

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

魏共廢晉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虞氏曰諸侯

逐魯六卿分晉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朱子曰五霸既衰梁之會諸侯出

權宋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

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出矣故於此書大

夫盟著出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

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无霸也此盟君在而

但曰大夫者无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

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頃氏曰文七年

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夫盟不言諸侯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至于梁則又甚矣梁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

侯故也集義曰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

自盟後不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

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言諸侯其不謂信在

大夫諸侯失政而何取汪氏曰經書大夫往救則大夫

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

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

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表僑也梁之盟則諸侯皆在

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

不與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為大夫

之諸侯者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

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即位以大夫

間七合諸侯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

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

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

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大河之柄授之大夫而討

罪服貳又紊於義是以復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

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

四郭而奔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

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

商任沙隨銅柰氏而反召盈之亂夷儀將以伐齊

卒受沙隨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

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隙也。
宣公八年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既書齊盟。侯猶係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毅胡氏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

使何氏曰錄以歸者其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歸京師。所以非伯討也。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盧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齊侯

伐我北鄙。來伐是時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使大夫聽命。使出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

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見公出會。請齊尚矣。○五月甲子地

震。茅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陽震以

秋齊侯伐北鄙。圍成。明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叔

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

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

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

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茲。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

荀偃乘鷹帥師伐楚。以却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

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

許而還。周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

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鄭不先諸

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有怨。故君親行。鄭不先諸

不可。過君也。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

春秋不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

夷。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夫義

主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

會鄭。○左氏曰會鄭伯為夷故也。非也。諸

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各位不敵卿雖主
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廬陵李氏曰士殺主垂隴
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秋齊侯伐
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而書○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齊侯曰是始勇去之以為之各速遂塞
海陘而還齊侯曰是始勇去之以為之各速遂塞
我至是又圍成其之也齊侯曰是始勇去之以為之各速遂塞
欲致晉而與之戰也○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叔如晉穆
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
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
夫請敝邑之忌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
之間恐无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坑父獻子曰偃知罪矣
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
馬之卒章宣子曰自在此敢使魯无鳩乎高氏曰魯不
能內修其政以禦无道之齊而
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乙靈王十有七年平二靈二景二十六簡十曹成二
六年康四景二十一春王二月庚午邾子
十秦景二十一

輕卒輕苦耕反○宋人伐陳甲宋也
晉人尋救之○宋人伐陳甲宋也
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
是請於晉而伐之善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誅也魯陵李
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
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
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
而不善獲異於鄭人之侵蔡獲燹矣○夏衛石買帥
師伐曹曹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亦父為厲是之
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立曹人愬
于晉注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忠者也越竟田獵
而遭曹人之辱蓋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
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挑
謂欲加之罪不患无辞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挑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挑公作挑高厚上左无齊
于我故我齊侯伐我北鄙圍挑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
陽闔逆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育

犯齊師送之而後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
衛言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死齊侯曰桃魯地
并縣東南有桃魯齊侯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
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出姻之國
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

零○宋華臣出奔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諸國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先罪賊六人以鉞殺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異余而大璧宋公問之曰臣也
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
亦知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夫蓋之乃舍之左師曰臣也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十一月甲午國人逐與狗
與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齊侯曰華
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因討失政刑矣君
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

人伐我南鄙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

喪而復與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
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齊侯曰曾之四鄙而宮伐
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皆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

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宣公十一年

豈曰燕兵而陵夷至此者魯宣公十一年

皆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曰

以行築者而秩其不勉者曰吾齊小人子罕曰

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詛

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薨總斬首經帶杜管獲

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君也何以

來○秦景二十二年秦景二十二年

靈王十有八年靈王十有八年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音現

世一見各以所貴室為摯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

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
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
騰也。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重九譯，釋也。猶言
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而獻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制禮作樂而天下大
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
加，君子不享其贄。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天之
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
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秋書曰：狄於是焉。此白狄之來，為介葛盧同。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
義相接哉？中因因其來而自知所成，以禮義外之者，也
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
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
責以行朝禮哉？苟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
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

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我北鄙。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我北鄙，中行獻

子將伐齊，憂與屬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去。見捷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諸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纒係玉二鼓，而禱曰：齊衆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鬼神，主曹臣彭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无作神

蓋官臣偃無敢復齊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齊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
而守之黃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宮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
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
車者左突右爲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爲之
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
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
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
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知
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已卯荀偃士曰以中軍克京茲之西魏絳柰盈以下
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庚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莒范鞅門于雍圍廬其御追喜以兵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菑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兩郭南

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闔左彥迫于門中
以放數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亦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之社又何以輕輕
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
侵及維南及沂國祭齊侯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
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
病矣翟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皆盟棄好陵虐神主謂數伐魯殘民人肆其暴

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齊侯傲然自

肆非也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事蓋未之謹也
六年滅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年兩伐北鄙十一

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卒未始不身親之也齊侯

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諸侯所共惡疾故
者也是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同心而圍之也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

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遂殺諸侯
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襄陵計曰環而攻之齊
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
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
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
謂矣尚誰對哉
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曰事有似同而實異
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
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人憑陵與國之
罪與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
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
及戰而不書伐則敗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經
不書地會則與于襄伐鄭異矣同圍齊不但
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有雖大夫之師出無
與於諸夏之義矣○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

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信史哉

齊侯自芻卒于師

以刺王政之不行也○穀梁曰穀梁云問○楚公孫

帥師伐鄭

師師伐鄭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去諸大夫將叛晉而楚師

從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大夫圖之其多何子庚數曰君王其謂予

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

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

遂涉類次于旃然為子馮公于格帥師侵曹滑晉麋

于維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豎之下甚雨及之楚師

多凍殺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戮敵北

風又敵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

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也鄭
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
成功黷武而已矣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